

1905年获

❧ 诺贝尔文学奖 ❧

你往什么地方

NI QU SHEN ME DI FANG



[波兰] 亨利克·显克维支 李斯◎等译

Henryk Sienkiewicz

中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 册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21

那青年贵族一望见她，身上的每一滴血都颤动起来。他忘记了人群和老人，也忘记了自己听到那些不理解的事物所感到的惊奇，他的眼里就只有她了。在尽了各种努力以后，在度过惊惶、烦恼和痛苦的漫长日子以后，他终于找到她了！他生平第一次经历到，欢乐会像野兽一般冲进了心房，直挤得它不能喘气。他至今一向认为命运女神似乎是负责完成他的各种心愿的，现在他反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幸福了。倘使不是因为起了这样的疑心，他那热情的天性便会怂恿他做出了莽撞的举动，但他首先要证实一下，那可是充满他脑海的一些奇迹的连续，还是他在做梦。这是无可置疑的：他见到了黎吉亚，他们中间相隔不过几步路。她站在明晰的亮光下，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她。风帽从她的头上滑下去，弄乱了头发；她的嘴微微张开，头仰望着使徒，她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显出心荡神怡的面目。她身穿黑羊毛外衣，像个民家姑娘，但维尼裘斯从来没见过她比现在更美，虽然他心里千头万绪，而她那令人惊羡的高贵面貌，同她身上所穿的跟奴隶相差无几的服装，鲜明地映现出一种高雅，打动了他的心。爱情像一团火焰扫射着他，那爱情是无限浩大，又混合了具有憧憬、尊敬、崇拜和热望出一种奇怪感觉。他感觉到由于见到她所引起的快乐，他盯着她瞧，像干渴了许久之后喝着救命的泉水。他觉得她站在黎吉亚的巨人身旁，似乎比从前更小了，几乎像一个儿童；他还注意到，她比往时更瘦弱了。她的肤色几乎变成透明的；她给予他的印象，像是一朵花，或是一个精灵。因此他愈加贪图占有这个女人，她同他在罗马或在东方曾经见过或占有过的女人是那么不同。他觉得为了她，他可以把那些女人，甚至罗马和世界全部放弃。

倘使不是因为基罗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来给他们惹祸，而拉了拉他的衣角，他会茫然地一直注视着，完全忘掉了自己。这时基督徒开始祈祷和唱歌。过了一会

儿，高唱起《我主降临》的圣歌，于是那伟大的使徒从喷泉里取水给长老们带来准备受洗的人们施洗礼。维尼裘斯觉得这一天是无尽无止的了。他希望能快些追踪黎吉亚，在路上或是在她的住处捉到她。

最后有些人开始离开墓地，这时基罗悄悄说：

“我们出去吧，老爷，等在大门口，因为我们刚才没脱下风帽，有人在注意我们哩。”

情形确是如此。当使徒演说的时候，所有的人为了听得更清楚些，全脱掉了风帽，而他们没有仿效一般人的榜样。因此他认为，基罗的忠告是有见识的。站在大门口，他们可以看见所有走过去的人，而乌尔苏斯身材巨大，是容易辨认出来的。

“我们尾随在他们后面，”基罗说，“盯牢他们走进哪一座房子，明天或者就在今天，老爷，你派奴隶包围了各道门，把她抢走。”

“不！”维尼裘斯说。

“老爷，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跟踪到她的住处，马上把她抢走；克洛托，你已经答应这么办的，是吧？”

“是的，”那个角斗士的教师说，“如果我不能把那头保卫着她的野牛的背脊骨打断，我甘愿当你的奴隶。”

可是基罗开始劝告他们，用众神的名义乞求他们，劝他们不要这么做。克洛托只担任在他们被人认出来受到了攻击的时候来保卫他们，可是不管抢走那个姑娘。他们只有两个人就来抢她，那等于冒生命的危险，更坏的是，他们会从你们的手里把她抢走，然后隐藏到别的地方或是离开了罗马。那时你们又能怎样呢？为什么不不做有把握的事，而甘心冒生命的危险又把全盘计划弄得一败涂地呢？

尽管维尼裘斯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在墓地当场把黎吉亚抢到自己的怀抱里，若不是因为那一心只盘算着报酬的克洛托，他也许会觉得那希腊人说得有理，就听从他的主意。

“老爷，命令这只老母羊闭嘴，”克洛托说，“或者让我在他的脑袋上揍一拳。有一次卢裘斯·萨屠纽斯邀我到布克森屠姆去做表演，在一家小店里有七个喝醉了的角斗士跟我打起来，可是没有一个没折断了肋骨。我并不是说现在从人群中抢走那个姑娘，因为他们会拿石块投到我们的脚下来，可是一旦她到了家，我可以把她抢来运走，随你指出什么地方，都可以把她送到家。”

维尼裘斯听了这番话很高兴，便答道：

“凭海格立斯宣誓，就这么办！明天我们在她家里会找不到她了，如果我们惊动了他们，他们一定会让那个姑娘搬家。”

“我看那个黎吉亚人强壮得怪可怕的！”基罗哼哼唧唧地说。

“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见了谁都怕。”克洛托答道。

他们还要等待很久，当鸡鸣报晓时，他们才看见乌尔苏斯陪着黎吉亚走出了大门。还有几个别的人陪着他们。基罗觉得其中一个像是那个伟大的使徒；在他身旁走着另一个老人，身材要矮得多，还有两个并不年轻的女人和一个手提灯笼领路的男孩子。在这一小伙人身后，走来了大约两百人。维尼裘斯、基罗和克洛托混在这群人里走出去。

“是的，老爷，”基罗说，“那位姑娘有着坚强的保卫哩。那个伟大的使徒跟她在一起，老爷瞧，走过去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跪下呢。”

人们确实都跪倒在他的面前，但维尼裘斯不去看他们。他的双眼连一刹那的工夫也不能离开黎吉亚，脑里只想着把她抱走，他在作战中已经惯于各种策略，他以军人的精密性在脑海中布置了抢夺的全盘计划。他觉得他所执行的步骤是冒险的，而他清楚地知道冒险的步骤通常会有成功的结局。

这段路很长，他时时想到黎吉亚本人所信奉的那种奇怪的教义，在她和他之间所掘下的深沟。现在他懂得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且懂得了那是为什么发生的。他已经懂得十分透彻了。至今他还不曾了解黎吉亚。他从她身上看出了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美丽姑娘，他对于她燃起了如火的热情，现在他理解她的宗教使她与别的女人有所不同，如果他想用感情、欲望、财富和豪华来引诱她，这种希望将是一堆泡影。最后他理解到一点，那是他和裴特洛纽斯所不曾理解的，便是这种新宗教给人的灵魂灌输了一种在他生存的世界所不曾有过的东西。而黎吉亚，即使是爱他也罢，绝不会为了他的缘故牺牲任何她的基督教的真理，如果说她也有人生乐趣，那同他和裴特洛纽斯，同皇宫和整个罗马所追求的乐趣是全然不同的。他所认识的任何别的女人可以变成他的情妇，而基督徒只能变成他的牺牲者。

当他想到这个，他感到愤怒和火烧火燎似的痛苦，同时又感到这种愤怒是没有力量的。他觉得抢走黎吉亚是可能的事，他几乎确信他能抢到她；而他也同样确信，他本人以及他的蛮劲和他的权势，对付这种宗教是无能为力的，仗着自己的力量是一点用也没有。他这个罗马军队保民官，一向相信那曾经征服了世界的剑和拳头力量将永远支配着世界，如今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在这种力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于是他惊讶地问着自己：那究竟是什么呢？

他不能明白地解答，在他头脑里穿梭的只有墓场上的各种画面：老人正在述说基督受难、死亡以及那超度了世界并且预言了冥河对岸的幸福、“上帝——人”的复活，而集会的人群和黎吉亚以整个的灵魂谛听着老人的谈话。

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一片混沌。

可是基罗开始悲叹他自己的命运，这才使他从混沌中解脱出来；基罗嘟囔着：他曾经答应寻找黎吉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寻找她，找到了，指出了她的地方。那么人家还要他干什么呢？他可曾自告奋勇说把她抢走吗？谁能请求一个失去了两个手指的残废，一个专心致志于思考、学术和美德的老人，去做这样的事呢？像维尼裘斯这样的贵人，要是在抢走那个姑娘的时候，有了什么祸事，可又怎么办呢？当然，众神必定会留神保护他们的选民的，但是不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仿佛众神是在游戏取乐，并未注意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命运女神是蒙着眼睛的，甚至在大白天都看不见，那么在夜里又怎能对她抱着希望呢？只要发生了意外，只要那个黎吉亚的熊，朝高贵的维尼裘斯把磨石扔过来，或是扔过来一桶酒，或者更糟糕的是，抛过来一桶水，那时谁能保险倒楣的基罗还能得到报酬而不遭到一顿责骂呢？他这个可怜的哲学家，跟高贵的维尼裘斯相依为命，就像亚里士多德依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如果高贵的维尼裘斯能把他离家前塞在腰带里的那个钱袋给了他，到了需要的时候，他还可以用这笔钱求人来帮忙或者去感化那些基督徒。啊！为什么不听一个老人凭经验和慎重考虑所提出的建议呢？

维尼裘斯听到这番话，从腰带里取出钱袋，甩到基罗的手里。

“拿去吧，闭嘴。”

那希腊人觉得钱袋沉甸甸的，便又鼓起了勇气。

“我整个的希望只有这个啦。”他说，“单看海格力斯或提修斯^①去更艰苦地完成工作了，我最亲爱的朋友克洛托，他不就是个海格力斯吗？你，尊贵的大人，我不愿意称呼你是半仙，因为你是一个真神，但愿将来可别忘了这个忠实的穷仆人，他常常需要人照顾，因为他一旦埋头在书本里，便什么事也想不到了……几个地方的花园和一座小房子，哪怕有最小的门廊也好，夏天能够风凉些才不辱没这么一位施主。同时我远远地赞美着你英雄的事迹，呼求朱庇特保佑你，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会喊得更响，那么半个罗马都会出头来援助你。这条路多么坏，多么难走！我的灯笼里，橄榄油快烧光啦，克洛托身强力壮，人品又高尚，

^① 提修斯：希腊神话中除妖斩怪的英雄。

假如他肯用膀子把我扛到城门口，第一，他可以试一下他能否轻便地抱走那位姑娘，第二，他的行为会像伊尼斯^①那样感动了慈悲的众神，好让我对于这次冒险的结局完全放下心来。”

“我宁可扛着一个月前害疥癣死的一只羊，”那位角斗士教师答道，“可是倘若你肯把贵人赏给你的那个钱袋交给我，我可以扛你到城门口。”

“但愿折断了你脚上的大拇趾，”那希腊人答道，“刚才那位可敬的老人把贫穷和慈善说成两项最高的美德，而你从他的说教里得到了什么教训呢？他不是命令你要特别地爱我吗？照我看，我将永远不能把你变成一个起码的基督徒啦，要太阳射穿了马梅蒂涅监狱的墙也比真理射进你那河马的脑袋会更容易些。”

克洛托有野兽的气力，可没有人情味，说道：

“别担心！我绝不会变成一个基督徒！我不打算丢掉我的饭碗！”

“是的，不过你要能懂得哲学的一点初步理论，便会知道黄金是空虚的。”

“拿着你的哲学朝我面前走近一步，我就拿我的脑袋对着你的肚子撞一下，我们看谁打得过谁。”

“一头牛会对亚里士多德讲同样的话。”基罗反唇相讥。

天色渐渐变得灰白了。黎明发出淡淡的光罩住城墙的轮廓。路边的树木、建筑物和分散在各处的墓碑，开始从阴影中浮现出来。路上已经不是空无人迹了。菜贩赶着装运蔬菜的驴子和骡子，匆忙朝着即将开放的城门走去；这里那里有几辆吱吱扭扭的货车，装运着山珍野味。大路上和沿着大路的两边，紧贴着地面，飘着一层薄雾，预告着天气晴朗。在稍远的地方，人在雾中，看起来像是幻影。维尼裘斯注视着黎吉亚细长的身影，在晨光益发明亮下，那身影变得愈加呈银白色了。

“老爷，”基罗说，“倘使我在探看你究竟有多么慷慨，那会叫你不开心的，可是现在你已经把钱付给我，便不会再疑心我只为我个人的利益打算了。我再劝告你一次，一探听到神圣的黎吉亚的住处，马上回家去，找一些奴隶，抬着一乘轿子来，可别听这个象鼻子克洛托的话，他冒冒失失地想抢走那位姑娘，其实只是要挤老爷的钱包像挤干牛奶袋子一样。”

“你要是想叫我对你的胸口揍一拳，那等于说你就完蛋啦。”克洛托说。

“你要是想叫我请你喝一壶塞法罗尼亚的美酒，那等于说我会安然无事。”那希腊人答道。

^① 伊尼斯：为罗马人祖先的英雄。

维尼裘斯并不答话，他已经快到城门口，正目睹一场怪现象。当使徒走过去的时候，两个士兵跪下了，他把手在他们的铁盔上摆了一会儿，然后在他们头上画了一个十字。那个青年贵族从来没有想到在军队里竟会有基督徒，他惊奇地思索着，正像在一座城市里大火吞并着新的房屋那样，这种教义分明一天又一天地在吞并着新的生灵，而且逐渐蔓延，掌握了整个人类的智能。想到黎吉亚，这件事也使他感触很深，因为他相信，如果她有意逃出城去，有许多卫兵会给她逃亡的方便。于是他感谢众神幸而并未发生这样的事。

在城墙外走过了一些旷地以后，三五成群的基督徒开始散开了。因此，他们必须从更远的地方更仔细注意地追踪着黎吉亚，免得引起人家的注意。基罗开始抱怨他两腿受了伤，痛得难受，愈来愈落在后面，维尼裘斯并不反对这回事，他的意思是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懦弱无能的希腊人了。基罗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离开，但是那位可敬的圣人却顾虑很多，才留下来，分明他是受着好奇心的怂恿，继续随在后头，有时还赶上前来，又提出他从前的建议；他还猜想，跟使徒结伴的那个老人，要不是因为身材太矮了的话，很可能就是戈劳库斯。

他们走了好半天才到达外台伯河区，当跟黎吉亚同行的那一群人散开的时候，太阳快要高挂在天空上。使徒、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男孩子一直沿着河边走去；那个身材矮小的老人、乌尔苏斯和黎吉亚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又向前走了约有一百步远，进了一座房子的门廊里，这座房子开着两家店，一家卖橄榄，一家卖鸟儿。

基罗在维尼裘斯和克洛托背后走，相离有五十步远，忽然停下来，仿佛钉在大地上，他紧贴着墙，发出嘘声，叫他们走回来。

他们闻声回头走，因为他们必须商量一下了。

“你去看一看，”维尼裘斯对他说，“看这座房子在另外的街道上可有出口。”

基罗虽然刚刚还在抱怨脚痛，现在却非常轻快地跑走了，仿佛他的脚脖子插上了墨丘利^①的翅膀，转眼之间又回来了。

“没有，”他说，“只有这一道门。”

然后他拱起了双手说：

“凭朱庇特、阿波罗、维斯太、齐贝勒^②、艾西斯和奥西里斯宣誓，凭米斯

①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的人。

② 齐贝勒：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宙斯等神之母。

拉①、巴尔以及东方的和西方的全体众神宣誓，我乞求，老爷，放弃这个计划吧……你听我说……”

可是他猛然住嘴了，他看见维尼裘斯的面容激动得发白，双眼像狼的眼睛一样射出了光芒。只要望他一眼就可以明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去做这件事了，克洛托开始用他那海格立斯般的胸膛吸着空气，左右摇摆着他那没有头脑的脑壳，像是关在牢笼里的一头熊。当然，他的面孔上不露丝毫恐惧的形迹。

“我第一个进去。”他说。

“你跟着我走。”维尼裘斯用命令的口吻说。

不到片刻，两个人在黑暗的门口里不见了。

基罗奔到最近的一条胡同的街角去，开始从墙角后面张望着，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22

维尼裘斯进到院中即刻明白了，要进行这件事困难重重。这是一幢有好几层的大房子，在整个罗马，这种房子有好几千幢，全是为了出租获利而建造的，一般的情形，房子造得非常草率，非常恶劣，往往不满一年就有几幢在住户的头上垮下来。那是一些真正蜂房似的屋子，太高又太窄充满小房间和小洞窟，里边住着过多人数的贫苦人家。在这个城市里有许多街道是没有街名的，这些房屋没有门牌，房东把收租的事交给奴隶们去办，奴隶并不负责把住户的名单送交市政府，常常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在这样的房子里想要打听出某某人，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这种房子里再没有看门人，那就更困难了。

沿着走廊似的长长过道，维尼裘斯和克洛托走进了四面围着墙的小小院子里，那形成整幢房子公共的前庭，中央有一座喷泉，喷水流进在地面下砌成的一

① 米斯拉：古代波斯的太阳神。

个石头水池里。四面墙全有内室的楼梯，一部分是石头的，一部分是木料的，通往长廊，排列着各个住户的房门。在地面上也有一些住户，有几家是有木门设备的，另有几家只用羊毛门帘跟院子隔开，大部分的门帘都是破烂、裂开或是打了补丁的。

时间还早，院子里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在这座房子里显然除了那些从奥斯特里阿努回来的人们以外，大家都还在睡觉。

“我们怎么办呢，老爷？”克洛托站住脚问道。

“我们在这儿等一下吧；也许会有人走出来，”维尼裘斯答道。“我们躲在院子里不要让人家看见。”

可是同时他想，基罗的主意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有几十个奴隶，就容易把守住那似乎是惟一出路的大门，搜查每一家住户，而现在呢，非立即找到黎吉亚的住处不可，否则，这座房子里的基督徒，人数必定不少，他们会去通知她有人在搜查她。因此，探问陌生人是危险的。维尼裘斯停下来考虑是否回去找了奴隶们来才比较稳妥，可是就在这时，从帷幔遮住的比较远的一家住户走出了一个人，手上拿着筛箕，向喷水池走来。

那年轻人一眼便认出了乌尔苏斯。

“这就是那个黎吉亚人！”维尼裘斯悄悄说。

“我可要立刻打断他的骨头吗？”

“等一下。”

乌尔苏斯没有看见他们，因为他们站在过道的暗处，他安静地把装满筛箕的蔬菜浸在水里洗。显然在墓地里整整熬了一夜之后，他要准备一顿早餐。过了一会儿，洗完了菜，他拿着水淋淋筛箕又掀开门帘走进去。克洛托和维尼裘斯随在他身后，他们以为可以立刻查出黎吉亚的住处。

当他们发现在院中挂着的门帘里并不是住屋，而是另一条黑暗的廊道，他们真是大吃一惊，在廊道尽头可以望见一座小小的花园，种着几株柏木和桃金娘灌木，还有一间小屋附在另一座建筑的没有门窗的后墙上。

两个人立刻明了这种环境对于他们是有利的。在院中家家户户都会集拢来，而这间与外边隔绝的小屋可以使他们更容易进行。他们会很快地解决了抵抗的人众，或者不如说解决了乌尔苏斯，也会同样迅速地抢到黎吉亚走向大街，到了街上他们就有办法了。大体上看来，谁也不会阻挡他们，即使有人阻挡，他们就说那是一个逃跑的皇帝的人质，或者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维尼裘斯可以通知警卫，招他们来帮忙。

乌尔苏斯差不多走进小屋了，这时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看到这两个人，就把筛箕放在栏杆上，回头朝他们走来。

“你们到这儿来找谁？”他问道。

“你！”维尼裘斯回答。

然后转身朝着克洛托，他放低嗓门赶忙说：

“杀！”

克洛托在转瞬之间像猛虎一般扑过去，在那黎吉亚人还未能想出或是辨认出他的敌人是谁以前，克洛托已经用他那如钢铁般的膀子抓住他了。

维尼裘斯过于相信这个人的超人力气，不等斗争结束，就从他们身边溜过去，奔向那间小屋的门口，推开门进入黑黝黝的小屋，只有壁炉里烧着火还有些亮光。一道火光直射在黎吉亚的脸上。另一个坐在火旁边的人，就是那个陪着年轻的姑娘和乌尔苏斯从奥斯特里阿努一路回来的老人。

维尼裘斯那么突然地进来，黎吉亚还没看出他是谁，就被他拦腰抱住，他抱起来，便向门口奔去。那老人确实也曾身子拦着路，可是维尼裘斯用一只胳膊紧抱着那个姑娘，用另一只空出来的胳膊推开了他。风帽从他的头上滑下来，黎吉亚一看到这副她曾经认识而在这一时刻是那么可怕的面容，她的血液吓得冰冷了，喉咙里喊不出声来。她想喊人来救她，可是没了力气。她想抓住门栏抵抗也同样不中用。她的手指从石头上滑下来，当维尼裘斯奔进花园里的时候，倘使不是一副骇人的景象触动了她的眼目，她便会昏迷不醒了。

乌尔苏斯两臂托着一个倒挂着脑袋、满嘴鲜血、完全折成两段的人。及至看见了他们，他又用拳头朝着那个脑袋打了一下，一眨眼的工夫，就像疯狂咆哮的野兽般朝维尼裘斯那边扑过去。

“死定了！”那青年贵族自付道。

这时宛如在梦中一样，他听到了黎吉亚的喊声：“不要杀！”像是霹雳一声就把他抱住黎吉亚的两膀松开了，他同大地一起旋转起来，眼睛里白日出光明熄灭了。

基罗藏在街角的墙背后，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好奇心和恐惧在他心里交战中。他想如果他们顺利地抢到了黎吉亚，他可以安然同维尼裘斯靠拢。不必再怕乌尔苏斯，因为他也确信克洛托会把他杀掉。他还盘算着，在至今空无人迹的街道上，如果有人集合起来，基督徒或任何别的人，如果同维尼裘斯对抗，他就可冒充官员的代表人，冒充皇帝命令的执行人，来同他们说话，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招来警卫帮助那个青年贵族，赶走街上的暴徒，如此就可以给自己捞到新的

好处。而在他的内心里，他始终认为维尼裘斯的办法是不妙的，不过考虑到克洛托骇人听闻的力气，他料想这件事情可能会成功。“如果他们做的事不顺手，保民官本人可以抱走那个姑娘，克洛托替他开路。”但是他觉得时间已经很长，他远远地瞭望着那个门道，而里边无声无息，使他惊疑不定。

“如果他们没找到她隐藏的地方，喧闹起来，会把她吓跑的。”

这个念头也不使他觉得不舒服，因为他知道要是那样的话，维尼裘斯还得需要他，他可以重新从他的袋子里搜刮好大的一笔金钱。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自言自语着，“尽管谁也猜不透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的事总于我有利。众神呀，众神呀，只要允许我……”

他突然停住了，像是觉得有人从门口弯腰探着身子，于是他紧紧贴着墙，开始凝神注视，胸间憋住气。

他并非是吓唬自己，果然有人从门口把头探出一半，向四面张望。

过了一会儿却又不见了。

“那不是维尼裘斯，就是克洛托。”基罗想。“可是，如果他们抢到了那个姑娘，她为什么不喊叫呢？他们为什么又要朝街道上张望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也免不了要碰到人的，因为在他们回到卡里内郊区之前，大街上早已人来人往了。那是什么？不朽的众神呀！……”

他头上仅余的几根头发猛然竖起。

乌尔苏斯在门口出现了，肩膀上挂着克洛托的尸身，他又一次向四面望了望，便扛着尸身顺着空无人迹的街道朝河边奔去。

基罗像一块泥土般把身子平贴在墙上。

“他要是看见我，我就完了！”他想。

但乌尔苏斯从墙角匆忙跑过去，越过邻近的人家不见了。基罗不再等待，害怕得牙齿直打哆嗦，沿着十字街奔跑，跑得那么快，就连一个年轻人都会感到惊奇的。

“假如他回来从远处看到我，便会捉住我把我杀掉。”他自言自语着。“救我呀，宙斯；救我呀，阿波罗；救我呀，赫耳墨斯；救我呀，基督徒的上帝！我要离开罗马，我要回到梅沉布利亚，可是要从这个魔鬼的手掌里把我救出来呀！”

那个杀掉克洛托的黎吉亚人，这时在他的心目中简直像是某种超人的存在。他一面奔跑一面想，那家伙大概是一位神仙化成一个野蛮人的形状。此时此刻他相信了世上所有的神和所有的神话，而那是他平素所嘲笑的。他脑子里也曾想到，杀死了克洛托的也许是基督徒的上帝，一想到他同这样的一种权能在作对，

他的头发根又竖起来。

当他跑过了几条胡同，从远处看见有些工人向他走来，他这才稍微安下心。他胸口喘不过气来，坐在一个人家的门槛上，用大衣的衣角擦着满脸大汗的额头。

“我老啦，需要安静了。”他说。

朝他走来的那些人转向一条横街，于是这块地方的四周又空了。城市还在睡眠中。在这个城市比较富庶的地区，早晨起身比较早，富户的奴隶们不得不在天亮前起床，而在政府资助下无所事事的自由民居住的一带，起身比较迟，尤其是在冬天。基罗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之后，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气，他站起身来，摸了摸，确定维尼裘斯给他的钱袋并没丢掉，迈着比刚才要慢得多的脚步，转弯朝河边走去。

“也许我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克洛托的尸体。”他自言自语着。“众神呀！那个黎吉亚人若是一个人的话，他在一年之内可以赚好几百万的银钱啦，既然他能像对付一条小狗那样捏死了克洛托，又有什么人能够跟他对抗呢？他在竞技场上每出场一次，人家便会给他像他的体重一般多的金子。他保卫那个姑娘比凯尔贝洛斯^①看守阴曹地府还更当心哩。但愿阴间一口把他吞了去。我不愿同他打交道。他的骨头太硬啦。这件事我可怎样着手呢？真是碰上棘手的事了。倘使他能克洛托这么一个人弄得粉身碎骨，那么毫无疑问，维尼裘斯的灵魂也已经在那间倒楣的星子上空哭哭啼啼，正在等着安葬。凭卡斯脱宣誓，他是一个贵族呀，皇帝的的朋友，裴特洛纽斯的亲戚，全罗马都知道的名人，而且是一位军队保民官。他的死亡不会不叫他们受到惩罚的……譬如说，我可要报告给禁卫军，或是去找城防的卫队呢……”

说到这里他打住了，开始思索，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老天哪！领他去到那座房子的，不是我又是谁呢？……他的自由民和奴隶都知道我来找过他，有几个甚至知道我为什么目的来的。倘使有人疑心到，他遭杀身之祸的那座房子，是我特意指给他的，那时又会怎样呢？尽管后来到法院里可以证明我并没希望他死，无论如何人家会说，我是这场祸事的根源……再说，他是一个贵族，因此我绝对免不掉要受处分。可是如果我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罗马，远远地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那就会遭到更大的嫌疑。”

这样那样都不好。他只有选择一条不太坏的路了。罗马是一个庞大的城市，

① 凯尔贝洛斯：守护冥府入口的三头狗。

而基罗却感到它竟小得无他容身之处。若是任何别的人，就会简单明了地去找城防卫队的长官把所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即使自己遭到一些怀疑，也只好安静地等待着水落石出。但基罗一生的历史是极其可疑的，一旦他同地方长官和卫队长官发生了更密切的接触，都会给他惹起非常严重的麻烦，而且在官宪的头脑里会进一步证实各种可能的怀疑。

反之，若是逃走，裴特洛纽斯一定会认定维尼裘斯是被他出卖了，是被他结党谋杀了。裴特洛纽斯是一个有势力的人，他能支配整个帝国的警卫，他毫无疑问会想尽办法去追捕谋杀的党徒，哪怕他逃到了天涯海角。于是基罗脑子里又想出一个主意，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去找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呢。是的！这是最好的办法。裴特洛纽斯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基罗肯定他会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听一遍。裴特洛纽斯从一开头就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比地方长官们更容易相信基罗的无辜。

但要去找他，必须确实知道维尼裘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基罗却不了解。的确，他曾看见那黎吉亚人偷运克洛托的尸身去到河边，然而别的事可全然不晓。维尼裘斯可能被杀也可能受了伤或被扣留。到这时他才忽然想起，基督徒定然不敢杀害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皇帝的朋友又是高级军事长官，因为这种行为会使他们全体招来迫害。更有可能他们是用暴力拘留了他，以便争取时间再把黎吉亚藏到另一个地方去。

这个想法使基罗充满了希望。

“如果那头黎吉亚的蟒蛇在最初的冲动之下没有把他粉身碎骨，他便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他本人可以证明不是我出卖了他，那时我不仅遭不到什么威胁，（赫耳墨斯呀，你再算上两头牛犊吧！）反而会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可以报告给他的一个解放奴隶，叫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主人，他要不要去报告地方长官，那是他的事情，只是我可不能去……我也可以去找裴特洛纽斯，会有一笔奖赏的指望……我已经找到黎吉亚，现在我要寻找维尼裘斯，然后重找黎吉亚……首先我必须知道维尼裘斯是活着还是死了。”

这时他忽然想起，到夜里他可以去找烤面包的戴马斯，问问乌尔苏斯的情形。可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愿意同乌尔苏斯有任何交涉。他很正确地料想出，如果乌尔苏斯不曾杀掉戈劳库斯，显然他已经把他的图谋对基督的长老忏悔出来，并受到了警告，认为这种事是不纯洁的，怂恿他做这件事的人一定是一个奸细。不管怎么说，只要一想起乌尔苏斯来，基罗就浑身起了一阵寒栗。于是他决定到黄昏的时候派欧里裘斯前往发生事件的那个人家，去探听消息。目前

他需要吃喝，洗个澡，休息一下。彻夜不眠，步行到奥斯特里阿努，从外台伯河区的奔逃，已经使他分外地困乏了。

有一件事给了他坚定不移的安慰：他身上带着两个钱袋，维尼裘斯在家里给了他一个，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又甩给他一个。为了这种幸运的处境，同样也为了他经历过来的那场奔波劳顿，他决心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喝一次比平素更好的美酒。

所以一到酒店开门的时间，他就那么迫不及待，以致忘记了洗澡。最难熬的是他想睡觉，瞌睡得连一点气力都没有了，他迈着踉跄的脚步回到他在苏布拉区的住处，曾经用维尼裘斯给他的钱买来的一个女奴，正在那里等着他。

他走进了卧室，黑暗得像是狐狸洞，倒身躺在床上，霎时间就睡着了。

与其说到傍晚他才醒来，不如说是被那个女奴唤醒的。她叫他起来是因为有人在找他，来人有紧急的事情希望跟他面谈。

基罗时刻都在提防，马上清醒过来，急忙披上带风帽的外衣，吩咐那个女奴站到一旁，从门口留神观望。

这时他僵住了！因为他在卧室门口望见了乌尔苏斯的巨大身材。

一看到这个，他感觉到他的头和脚都变得冷冰冰，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阵阵的寒栗在他的背上爬来爬去。他一时不能开口，然后牙齿打颤，与其说他说话，还不如说他哼哼着：

“西拉！我不在家……我不认识……这位……这位好人……”

“我告诉他你在家啦，还说你正在睡觉，老爷，”那个小姑娘答道。“可是他要求我把你叫醒。”

“众神呀！……我要命令你……”

可是乌尔苏斯好像对于这种耽搁很不耐烦，走近卧房的门口，弯着腰，把头探进来。

“基罗·基罗尼代斯！”他说。

“和平与你同在！和平！和平！”基罗回答。“啊，最善良的基督徒啊！是的，我是基罗，可是你弄错啦……我不认识你！”

“基罗·基罗尼代斯！”乌尔苏斯重复说。“你的主子维尼裘斯叫你去，叫你同我一起去见他。”

23

一阵锐利的痛楚使维尼裘斯醒过来。在最初的一瞬间，他不能知道他在哪里或是他遭遇到什么事。他只感觉到脑子里轰轰响，眼睛像是遮着一层雾。不过，他渐渐恢复了意识，最后透过那层雾，看见有三个人在他头上伛着身子。有两个人是他认识的：一个是乌尔苏斯，另一个是他抢黎吉亚时被他推倒的那个老人。第三个是个不相识的人，正把住他的左臂，从胳膊肘向上一直摸到他的肩胛骨，这给了他一阵那么可怕的苦痛，以致维尼裘斯认为他们正在进行一种报复，于是从咬紧的牙关中吐露出：

“杀掉我吧！”

他们似乎不去注意他的话。仿佛压根儿没听见，或是以为那不过是病人普通的呻吟。乌尔苏斯露出一个野蛮人的那种关切而又吓唬人的面庞，手里拿着一扎撕成长条的白布，那老人对那个把住维尼裘斯膀子的人说：

“戈劳库斯，你可有把握他脑子里受的伤不会要了他的命吗？”

“是的，尊贵的克利斯普斯，”戈劳库斯答道。“我在舰队里当奴隶和后来住在郝不勒斯，治疗过许多受伤的人，我用这种职业得来的报酬，终于给自己和我的家人赎了身……脑子里受的伤是轻微的。当这一位（说着他用头指指乌尔苏斯）从年轻人手里把那个姑娘抢回来，他一推让他撞到了墙，而他要跌下去的时候，他伸出了胳膊，显然是要保护自己，于是膀子断了，脱了臼，可是这么一来却保住了他的脑袋，救了他的命。”

“你在会友中间不只给一个人治过病了，”克利斯普斯答说，“你博得了名医的声誉……因此我派乌尔苏斯请了你来。”

“乌尔苏斯在路上向我忏悔了，说他昨天准备把我杀掉。”

“可是他还没有把他的打算跟你说以前，先向我忏悔了，我知道你，知道你

是热爱基督的，便对他解释说，叛徒并不是你，而是那个挑唆他杀人的不相识的人。”

“那人真是一个可恶的魔鬼，我反而拿他当做一个天使了。” 乌尔苏斯叹了一口气说。

“下一次你把这件事详细讲给我听，” 戈劳库斯说，“可是目前我们必须照料这个受伤的人。”

这么说着，他重新给维尼裘斯接膀子，虽然克利斯普斯在他的脸上洒着水，他却痛苦得一再昏厥过去。不过，对于他昏厥倒是幸运的，因为这样给他折断的膀子接上骨节，绑扎起来，可以使他感觉不到痛苦，戈劳库斯用两块长条木板绑住手臂，绑得很快很紧，让它不得动弹。

施完手术之后，他又恢复了意识——而且他看见了黎吉亚。

她站在他的床边，端着一个装满水的小铜瓮，戈劳库斯时时把一块海绵浸在水里，在他的头上浇着水。

维尼裘斯注视着，可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所见到的像是一场梦，或者是热症带来的一场愉快的幻影，只有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悄悄地

地说：“黎吉亚……”

听见他的声音，那铜瓮就在她手里颤动了，可是她把充满悲哀的眼光转向他。

“和平与你同在。” 她发出低低的声音回答。

她伸着膀子站在那里，满脸的同情和忧伤。

他盯着她，仿佛要把她的形姿收进他的眼睑里，以便合上眼睑以后，那幅图影依然留在里边。他望着她的面容，那比过去更苍白更消瘦了，乌黑的头发扎成辫子，身穿一件劳动妇女的素朴服装；他那么凝神注视着她，她那雪白的额头在他目光的感觉下逐渐变成了玫瑰色；这时他首先想到，他将永远爱着她；其次，他想到她那苍白的脸色和贫困的景象，正是他造成的，把她从那爱护着她而又丰衣足食、娇生惯养的家里赶出来，让她投进了这间龌龊的小屋，穿上贫困的黑羊毛长袍的，正是他自己哩。

他原本想给她穿上最珍贵的锦缎服装，拿全世界的珠宝来装饰她的，因此使他深深地感到惊讶、慌张和怜惜，他伤心得那么厉害，如果他能动一动的話，就会跪倒在她的脚下了。

“黎吉亚，” 他说，“你不许人家杀掉我。”